



接前



讀禮通考卷八十六

葬考

招魂葬

陳留風俗傳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皇鄉天下平

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

濯之入於紫宮其浴處有餘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後漢書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後沒于亂兵光武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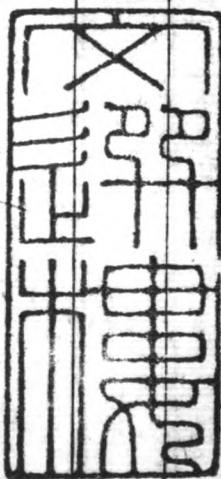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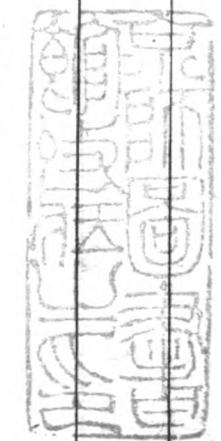
追封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及晨卒詔遣中謁者脩官

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

晉書永嘉五年東海王越薨先是裴妃為人所畧賣

于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

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



而事之以立廟祀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  
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于室寢  
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  
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  
義莫大于此于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于  
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

元經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四月禁招魂葬

薛收元經傳

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妄也葬

之為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  
於禮焉延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  
禁之禮也

水經注

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沛公起兵野戰喪

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及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

後  
凡必後

於是丹蛇自水濯洗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  
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

通典招魂葬議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  
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沒於寇亂嫡孫胤不得葬  
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槨周於棺  
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胤無喪而葬  
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  
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  
亮等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啓辭  
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  
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  
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荅曰此  
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喬山有黃帝之

塋是葬神也。答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裳同組，意裳引墓中靈座為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于廟耳。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于寶駁招魂葬云：時有招魂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柩不反時，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魯國周生以為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為人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為宗廟以賓其神，衾以表其形，棺周于衣，槨周于棺。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偽有哉。未若于遭禍之地，脩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九筵，設於寔寢，豈惟斂尸亦以寧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

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于禮義，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為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為有魂神也。若乃缸魂於館，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雍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迂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議曰：時有沒在寇賊，失止屍骸，皆招魂而葬。吾以為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為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

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况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先其禮虛造師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薨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為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員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為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是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共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逵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衍荅曰祭必立壇不

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會不忍其虛耳共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既後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于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

議云先太保生沒尸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  
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  
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  
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冠。靈柩  
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  
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  
神之道惧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  
無尸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  
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  
若魂氣則無不  
之焉得藏諸

宋史宗人此位一字

宋史享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于都城西佛

舊唐書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為繼出鞠  
養至年十五父及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  
像招魂遷葬於墓側。唐末祖及末也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  
女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歿遠左  
魂遷葬負土成墳。奉末祖及末也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  
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宮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  
石

謂也古者人死則使以其上服升屋而祭  
覆尸蓋猶奠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王  
罪放逐恐其魂散而不復還乃托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年  
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之耶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  
者為之也按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  
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黃帝在位百年橋山其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宅  
眷屬宜于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于途以迎之以歸祠廟以安



議云先太保生沒尸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  
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  
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  
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冠 靈柩  
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  
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  
神之道惧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為視也今招魂而葬  
無尸而殯或無殯而宅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  
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  
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尸柩也  
若魂氣則無不  
之焉得藏諸

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  
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宋史淳化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于都城西佛

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

驗問李瀛招魂葬答問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

于季子曰招魂葬有諸季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

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于義為窒于德為悖于禮為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

假存無者不可以偽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為之者

而哀環荀組于寶孔衍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

矣且人之死也歸神于天歸形于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

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為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為事既葬

之日迎神而返于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

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夫

形于彼穿壤于此誌石明器無極可依若堂若防虛文是尚反乎人情盤乎聖

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爽于沉寘之事其親之不仁也樹松楸于空樽之

不知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魂而葬乃委

謂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曰招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

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原無

罪放逐恐其魂散而不復還乃托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年

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之耶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

者為之也按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

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黃帝在位百年橋山其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宅

眷屬宜于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于途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安

之

宋史淳化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于都城西佛  
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  
驗問

議云先太保生沒尸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  
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  
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  
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冠靈柩  
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  
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  
神之道惧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為視也。今招魂而葬  
無尸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  
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  
若魂氣則無不  
之焉得藏諸

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  
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宋史享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于都城西佛

敬德潛拔禁武德二年昭宣使王繼恩

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于

而葬之

相木以青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  
必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

謂也古者人死則使其上服升屋而葬  
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王惟事  
罪放逐恐其視散而不復還乃托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  
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之耶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  
者為之也按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  
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黃帝在位百年橋山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宅  
眷屬宜于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于途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安

大字  
位一字

宋史享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于都城西佛  
敬德潛拔禁武德二年昭宣使王繼恩  
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于  
而葬之  
相木以青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  
必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

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俎  
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王廷相曰冠亂而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也斂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虛乎閉精靈于沉冥之域不幾于失鬼神之情性乎二者皆犯于禮者也

許三禮增定招魂葬服說經事知宜變事知權遭人倫之變而禮以義起固孝子仁人不得已若情哉家禮止載奔喪改葬儀孫鍾元先生家禮酌增招魂葬祭之禮俱人情之至天理之宜但于此有別焉按漢李固為梁冀所害其子燮追行喪葬等事即卜吉製棺用緞絹作冥衣領下定白綾條屬如神主式福新衰服制行可也若魏李胤祖敏為河內守公孫度用欲之遂去不枕木照斬衰服制行可也若魏李胤祖敏為河內守公孫度用欲之遂去不知所終諸類此等更有難為情者人子固不忍遠有死其親之心將疑謂尚生之耶萬一已歿則九子飲酒食肉居內衣練之日俱子彌天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死又恐尚生將何以為情哉拯之不得要其親之日皆子難安枕之日禮宜追求躬訪持齋服澹不赴宴不聽樂畢竟積年不得歲過耄老然後設木主具衣冠招魂葬追服澹不赴宴不聽樂畢竟積年不得歲過耄老然後以死今每有子官任所父歿家鄉授至得聞喪日期業已過三月五月計父母已竟升魄降而子尚歌兒舞女事固不同情亦相類痛遺終天誅難恕心念及此不動終養之念者非也不得已而逢此變者禮宜于三年服喪外每此等變者終身崇雅素守澹穆可謂孝所謂古人有終身之喪是矣

### 分屍葬

譙周二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已平楚使請城曼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予楚楚子嘆曰吾得臣如巴曼子何以城為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三國志關羽傳吳糜權送羽首于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通鑑唐德宗時朱泚攻奉天渾瑊力戰却之平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

大字依  
二字行  
在尚

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

夫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

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

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

二子者為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于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

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已不陷文于不義

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死從而作是

詩也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殉葬當是後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

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

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予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

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予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予人百其身

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注任好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遠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注不能復征東方諸侯為霸王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用殉

成公十年晉侯疾病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

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注門上有臺臨廷闈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注旋命執

之注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林廢于壚炭爛遂卒注廢也

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繫故先納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疏邾子好繫以人為殉欲備地

下掃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履藏內故先納車及殉別為便房以處之疾也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召皇太子至榻前諭之曰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忍衆死不要

殉葬憲宗即位遵之

劉定之否泰錄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我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至矣乎

衣冠葬

虞集程夫人墓誌銘史台孫喪其曾太母不知其

處刻木象神具衣冠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

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先大夫之墓具載夫

人之事以示子孫傳後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于子

某感其言為叙其次而著之

虞堪書陶孝子傳後常州城陷民陶某父為賊驅

及官軍復城父死不知其所某于寓近營塚墻

冠裳旦暮哭臨

西園聞見錄揚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陳亡敬

十歲聞訃即哭踊每思未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

低一字大

低牙大

于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陳戰事。輒流淚。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殮。在堂隣。受戒火。將及。極敬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旌子愍舉人仕。至知州。

火葬

東都事略。建隆三年三月丁亥。詔曰。王者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

魏書

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禮宜禁止。仍勅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仰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崇巖言。比聞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葬。誠為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辦至于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况州縣休息之久。

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况又執火而焚其處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處于中野使鳥獸狐狸食之不犹愈於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戒微遠死附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負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序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要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感之甚者夫根其由蓋始自秦之教西域之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而決仁義使天下家口一歸於禮也如之何使後世之法敗先王之禮徑耶教天下以不仁耶請禁

入路史前 依字大

通志葬用火化按杜氏通典云古者送死于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則此亦古俗也未為害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火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圍風水遂致占田為墳而刀耕火種之民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慮也  
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葬者矣魯夏艾弗忘獻逆祀之議  
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

暴骨馬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  
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蒞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墓燒  
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  
焚尸為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其肉而棄之然  
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其肉而棄之然  
登遐然後成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  
未行于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野肉者同言之

司馬氏

書儀世人遊官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

葬者夫孝子愛親肌之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

尸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于羌

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

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為

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所在可也不猶愈于焚之

哉

容齋隨筆自釋氏火化之說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

依一字

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  
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  
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之除豪富士族申嚴禁  
止外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  
便侯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  
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  
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  
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之除豪富士族申嚴禁  
止外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  
便侯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  
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二程全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  
慈孫亦不以為異更其公家明五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戌許令燒  
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  
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為深  
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  
中則畧不以為怪可不哀哉

通志葬用火化按杜氏通典云古者送死于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  
則此亦古俗也未為害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火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  
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固風水遂致占田為墳而  
刀耕火種之民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慮也

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葬者矣魯夏艾弗忘獻逆祀之議  
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  
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

司馬氏

暴骨馬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  
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蒞之上燕騎劫園齊即墨掘人家墓燒  
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  
焚尸為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其肉而棄之然  
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  
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  
未行于中國故列子以儀渠  
為異至與野肉者同言之

書儀世人遊官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燻歸

葬者夫孝子愛親肌之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

尸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于羌

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

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為

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所在可也不猶愈于焚之

哉

容齋隨筆自釋氏火化之說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

依一字

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思其穢泄肉未及寒而就茲者矣魯夏父弗忘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毒而歿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齊師居陳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甲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園齊即墨掘人塚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所以古人以焚尸為大僂也路史發揮甚矣焚尸之酷也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其死也一舉而焚之孝子順孫為之安乎曩觀秘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

低一字大

事類彙編

已甚乎以是知焚尸為死者苦也

元典章至元十五年正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近淮北京等路行中書省咨北京路申同知高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柴薪之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槨而厚葬之今本路凡人有喪以火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詳今後除從軍邊遠或為羈旅從便焚燒外據久居土著之家若准本路所申相應準此送禮部議得四方之民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參詳比及通行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喪事稱家有無置備棺槨依理埋葬以厚風俗及據禮部呈德路院寄頓骸骨合無明

立條教以革火焚之弊。民以時喪葬。若貧民無地  
葬者。听於官荒地內埋了。若其人收葬者。官為埋瘞。  
本部議得。除火焚之弊。已行禁治。外其貧民無地葬  
者。則于官荒地內埋了。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似為  
相應。都省准呈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元黃惲論中都喪祭禮事狀曰。竊惟送終人子之大  
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于喪祭之禮。有亟當救正者。  
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俗。恬不知  
痛。敗俗傷化。無重于此。契勘係契丹遺風。其在漢民  
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除六無問貴  
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  
生者虛費于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

黃瑜復槐歲抄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  
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

孫于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  
議以民間死喪必湏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  
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王廷相曰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  
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  
過禮苟無矣斂于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  
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  
足形還葬而無槨盡其財斯之謂禮沒于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槨正丘首  
而葬之禮也。不能反其柩旅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槨者何  
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且夫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之是戕其親矣  
何忍乎斯悖謬之大者也。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即葬于贏博之間曰骨  
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也。其合矣乎  
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愈于焚之哉。  
愚若水家訓焚尸之禍殘子孫天性之愛傷天地泰和之氣能使一方荒旱  
癘疫我在南京焚贊已行之今立一義所禁一村人民不許燒焚父母以陷  
于不孝之罪皆令葬于義所以  
存天和有貧無棺者本家給與

乾學按火葬之說悖理賊親之甚斷斷不

可不禁革者及觀滎嶷及通志之言反若

以火葬為善嗚呼何其立說之顛倒也必

若夏葬埋之無地則官為廣立義塚使四

郊之小民咸得死有所歸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文明律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幼並減二等若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

大清律文與明律同

朱董祥曰焚尸之事世俗雖有然皆出于市井僕隸稍有知者必不為也此輩不能以理諭則當以法懲故為人臣者而不能致君禁此使民為掩骼之計不可以稱孝子為之士子者而不使鄉黨聞里習聞其慘毒而不化之以漸不可以稱孝子為之士子者而不使鄉黨聞里習聞其慘毒而不化之以其罪也耶

義葬

史記主父偃列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沒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晉書閻纘傳纘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命駿誅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會葬

春秋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文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邕伯來會葬

襄公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

襄公

後漢書東平憲侯郭舉傳

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後漢書郭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

范丹傳中平二年丹卒于家遺令薄葬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會葬者二千餘人

隸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之

黃屋竟所奉祠

○按此乃古墓祭之權輿也慶都成陽本今曹州地明臣議禮曰唐縣慶都

○將山鈔入墓祭門之首在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前

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為恨其友愛如此其阿

瑣堯亦如之

汪克寬經禮補逸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

祭墓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

孟津

堯祠靈基

乾學按禮不墓祭而武王祭畢則古人固有行之者矣雖與後世寒食之祭不同然其祭于墓則一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之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

襄公

定公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薨稱公舉上也  
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  
會葬之禮於鄙上注從竟至墓  
主為送葬來

開元禮敕遣百官會王公大臣葬儀注與會喪禮同  
○政和禮明集禮亦如之

唐書肅王詳堯發引之日百官于通化門外列位哭  
送○內史令竇威卒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

金史祭王奕堯世宗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  
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  
曰崇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為恨其友愛如此其阿

瑣堯亦如之

汪克寬經禮補逸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  
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  
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  
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  
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  
緋使人  
從輿人

祭墓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  
地名也東觀兵至于

孟津

堯祠靈基

乾學按禮不墓祭而武王○祭○畢則古  
人固有行之者矣雖與後世寒食之祭不  
同然其祭于墓則一也故以○為墓祭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之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

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不可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

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注不祭于廟無爵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注言祭于家示子死稱名不言孝注宗子

祭者以此注此禮祭也若義也注若今之祭者不首其故

誣於祭也注誣猶妄也

檀弓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

於墓左注舍奠于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疏舍奠于墓左既奠

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

置于墓左以禮地神也注方慙曰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

脩虞事故

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注始窆時祭以告后

程頤曰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非也蓋古

人之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

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

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于鬼神之情狀而篤于孝愛

之誠實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盛時固

亦有祭于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

于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

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萬斯同曰家人為尸自是祭土神而程張二子竟以為祭墓非也倘果為祭

墓則為尸者當使子孫為之何乃使家人乎墓祭本後世之禮不必援此為

據也

乾學按檀弓及此條本非祭墓亦列于是

篇者蓋以土神既有祭則推此意而祭墓

中之祖考亦未始不可也故錄之且世俗

祭墓之時多有先祭土神者亦以見俗禮

之有所本也

大字

小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

歲時奉祠孔子冢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

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阿加

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親不待之，木欲直而時不待之，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漢書張良傳：良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即前北土老人所云者

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

臘祠黃石。

蕭望之傳：望之死，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

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後漢書李通傳：帝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塚。

塚。

竇融傳：帝詔右扶風脩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

鮑永傳：永西至扶風，椎牛上芻，諫冢。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

陵，如元會儀。

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

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雜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

乾學按：此帝王之事宜列于上陵篇中，今

亦列于此者，世言墓祭始于明帝，故不可

不載，然其舉也，以正月則與後世寒食

祭終有少異也。

橋玄傳：玄卒，曹操感其知己，後往過玄墓，輒悽愴致

祭，真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執，汎愛博容，

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緇操，以幼年

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

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

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俎豆之後，路有經由，不以

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少，腹痛勿怨，雖臨時戲

笑之言，非至親之篤，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

之悽愴奉命東征屯人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三國志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塚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使速作黍

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定式

開元禮王公以下拜掃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脩芟翦草木之

器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为上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

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精靈感墓塋有泣無哭至于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荆棘慮與

荒草接連者皆隨即芟翦不令人田得及掃除訖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再拜主人以下

皆再拜贊禮者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若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

前拜掃儀惟不占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憑然神道尚幽

不可逼躐塋域宜設于塋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遥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二塋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塋食餘饌

滑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之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貧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續宗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家續至甲

自續逃亡鍾離意薦善行狀詔拜太子舍人續宗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家續至甲

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禮乃官官續至甲

位一

增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以有時為之非也為之可也禮經中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為之可也禮經中則隨奔夫荆棘散亂杯盤之列之語亦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或問今拜而歸于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凡

之悽愴奉命東征屯人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三國志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塚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使速作黍

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

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定式

開元禮王公以下拜掃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

者設次於茔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脩芟翦草木之

器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茔門外之東西面以北

上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

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

茔精靈感墓有泣無哭至于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荆棘慮與

荒草接連者皆隨即芟翦不令人田得及掃除訖贊

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再拜主人以下

皆再拜贊禮者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

若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

前拜掃儀惟不占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望墓而為

不可逼黷茔域宜設于茔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遥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二茔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茔食餘饌者可于他僻處不見墓所孝子之情也

乾學按王公以下拜掃儀開元禮有之而政和禮不載亦可見當時禮官之疎畧矣

大字  
低一字

二程全書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祀禘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禮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

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為之可也禮經中既不說墓祭

即是無墓祭之文也張橫渠于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散亂杯盤之列之語亦不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

何可合而為一或問今拜掃而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

埋古人直是誠實葬即是葬而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

筵則木主安于廟故古人惟凍精祀于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于四時之祭

家禮墓祭三月上旬前一日齊戒

如家祭之儀

具饌墓上每分如家祭之品別

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以祭土神厥明灑掃

是日晨亦或前一二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

儀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拜訖環繞省視

除草棘

添土畢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又除草于墓左祀土神

布席陳饌

用新潔席陳于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

恭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

儀節序立

如家祭之儀

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香

酌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

初獻禮

詣某親墓前跪

祭酒奠酒

俯伏興平身

如墓列奠非一則逐位詣某親墓前

詣讀祝位

跪

俯伏興

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奉饌

亞獻禮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

獻酒

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

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侑食

主婦點茶

辭

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

或孫曾

敢昭

告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

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遂祭后土布席陳饌

布席于墓上饌各用大盤設盤蓋匙筋如儀

降神恭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儀節就位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

香酌酒

俯伏興

復位

恭神

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主人初獻禮

跪

讀祝

祝跪主人

俯伏興平

身復位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心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躬脩歲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祐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

李濟翁資暇錄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今之墓上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堂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其吉禮大悞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曰時之例矣又按唐禮凡恭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任祿未紫之榮釋褐結綬柳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襴板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何以表軒冕耶必伸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仍自有宅便麻衣絲履而去尤為不可

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謂骨肉歸于土其魂氣無之不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於此而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毅夫謂止當詩墓省哭設祭后土于墓左晦菴謂若祭于墓是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我享是其氣獨不至於墓體魄地也何哉子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奠泗上子貢廬于墓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祀孔子冢自周秦

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于廟祭也其居固有去

袁楠致慙亭記云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于情親之至者歟不可不以喻也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思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展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于古矣

王行金氏墓祠記曰蓋聞諸古事死之禮葬祭而已體魄既藏神依于土子孫之奉一于主焉此墓祭所以非也然古人之祭也盡禮于奠足矣而復祭于初何也以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悲其或在此或在彼也則祖宗體魄之藏又安知其神不有時而在乎此墓祭雖非古而中古以遠禮有所弗禁也

漢明帝永平元年朝原陵如元會儀太官上食太常奏樂蔡邕曰吾聞古不葬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蔡明帝至孝惻怛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以為神而致死之是不專精廟享而已矣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夫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豈以廟與墓而易其思慕愴悼之情哉既為親之體魄而恐致死之亦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國家重廟享而不廢陵祀下逮臣庶亦不以墓祭為嫌乃知酌古

李瀛墓祭說或問墓祭禮乎李子曰非禮也曰古有之乎曰三代以前無有也曰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禮不足法乎曰周禮所謂祭墓謂有

事于墓而祭后土氏也非謂祭而何尸冢人耶曰孔子曰望墓而

何人

非禮何居曰非是之謂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  
而夫子告之曰望墓而為望以寺孟蒞子賤不敢入廟故不祭于廟而  
望墓以祭權也重宗也非謂得祭于廟乃舍之而祭于墓也曰然則祭墓  
起于何時乎曰漢人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曰秦不師古起復于墓側漢因  
之不變諸陵寢皆以朔望伏臘及四時上飯建武間世祖西幸長安祠高  
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顯宗改元永平春正月上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  
會儀此墓祭之始士民效皆舍廟而祭墓此禮家之所深厭而舉世不知  
其非者也何以言之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有二曰墓曰廟而已矣人之有  
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之也故于其可知而疑于  
無知者則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則求之而如或  
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之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  
家有廟却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之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  
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而謂禮者為無之乎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  
觀其言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骨肉復歸于土此精  
氣為物之有盡者也竟氣無不之此遊魂為變之無方者也夫骨肉復歸于土  
楷形而掩諸幽既葬之後迎精而返于家方其迎精而返于家也一句之內  
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不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中數祭而不  
為願唯恐其或散也乃若墓也者吾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非在于此  
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即俗之贈我曰吾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非  
子路去魯謂其友顏淵曰何可以贈我曰吾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非  
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未聞祭墓也夏禹南巡崩也唐開元詔曰寒食上墓禮經  
未聞近代相承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祭者宜許上墓拜掃亦未聞祭也  
後唐莊宗每歲寒食出祭謂之破散風流迄今莫有正之者吁可怪已曰考  
禮本諸儀禮與溫公書儀程氏遺書而作儀禮無墓祭之文溫公以祭墓為

不可程氏之畫亦無是說荆家禮乃先生脩輯未成之書為一童行窈以迷  
去弗及改定至先生易筭始出故其立論多與晚年不合先生他日又曰古  
人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但拜掃而已君于壙墓則羅饌酌漿攀號洒泣而守  
禮君子亦有先人墳墓者也當如之何曰先王制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  
情而藏魄于幽以順反原之變君子于此必有所處矣蓋當鄉俗上塚之時  
齋戒易服先祭于廟必誠必敬以申嗣續孝思之心翌日率子孫咸集墓所  
培灌松柏省闕兆域如藁裡之土以崇若堂之封拜掃畢然後祭后土氏  
于墓之北布席盥洗一如何家禮之祭于墓以取知禮者之訊謂乎曰墓祭固非  
禮然出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至情于義亦無甚害者君子從俗可也何  
祭人子孝思不忘惟專精于廟享而已矣此亦求之有故而  
不求之于無之意也非洞達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知之有而  
姚旅露書清明重陽上墳海內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正月初三七  
月十五月初三皆上墳一年多此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于墓  
而散視海內為盛日  
馮善家禮集說家禮三月上旬擇祭日前一日齋戒具饌韓魏公就食  
及十月一日祭或問增注問墓祭有儀否先生曰也無儀大槩畧如家祭  
古人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但拜掃而已今宜祭否曰按朱子曰祭儀以  
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掃又按劉氏云人死墓形原野與  
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謂墳  
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之宜經無聞世代相傳寢以成俗上自  
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古祭是則貴賤皆宜墓祭也曰祭儀祭  
物如何曰朱子云畧如家祭今

同前孝子其敢昭告于其親府君之墓以樂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則改霜露既降瞻掃封塋不感哀遂以樂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呂坤曰墓祭非古也而東郭潘問曰昔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莫  
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生者無以合食苗于人情近也何必古  
陳龍正墓祭說墓祭非古也祭魂于廟二於魄于土然士大夫無祧廟主則  
已除之主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掃因致真鳥使遠祖歲得一饗禮以義起  
可因也不必古是今非惟先廉憲公及盛宜人皆遠葬山中寒食十月朔每  
歲拜掃者再勿踈勿忘兼用防微非敢豐于眠又同堂時奠則由尊以及卑  
寒食拜墓宜由近以及遠何則  
我因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張文嘉曰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特祭而去飲福受昨拜畢環  
繞省視除草棘添土祝文云氣聚流易雨露既濡秋日則改云霜露既降  
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菜羹醴齊祇薦歲事尚夫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  
掃之時俾無荒圯禮也然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  
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  
拜墓之便延賓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漠然無哀思意俗散甚矣謹追遠之禮  
者其思所以維之

此段改入葬考之首

乾學按世謂墓祭之禮始于東漢明帝余嘗考之于古竊以為不然如武王行軍祭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魯以歲時奉祀孔子塚則春秋末有行之者矣東郭潘問設祭

則戰國末有行之者矣張良上先塚必兼祭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光武德李通必祠其父塚則東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于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則自明帝倡之後世遂沿之為制耳然古雖有墓祭而未必舉以寒食則與後代之拜掃亦自不同其定以寒食為節不知始于何代觀開元之詔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意者起于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拜掃之外別有上墓之禮則拜掃乘上墓實分為二拜掃無祭而上墓有祭又不知何時而始合為一也夫抵禮由情起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先王勿禁

則祭掃之禮又烏可以已哉即使上世無  
之亦可以情起况乎古書所載又歷歷可  
考也則夫以墓祭之非而盡言以排之者  
又按李漁墓祭說云古無墓祭唐人亦不  
見祭考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云開元二  
十九年寒食真于首陽山上非墓祭而何  
白樂天詩清明寒食紙錢飛王建詩遠人  
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日無火  
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徐凝詩惟有縣  
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財焚紙錢必有  
澆奠蓋此風唐世為極盛也

張獻翼曰夫朝飢可以食墳墓不可不展又子孫不時展墓丘木必為人  
翦伐田土必為人侵奪甚或水于櫛或數祀于棺其福有不可勝言者時  
展墓不惟有思祖哀親之仁且于第无叔姪之情時展墓不特至親族人如  
路人睦族仁親之道寫焉一舉而所得如此一失而所喪如彼豺能祭獸猶

能祭魚人何憚而不為乎或子孫之中力有不及協同而辨一歲之中掃  
墓一次已為甚稀所費者不過幾何有力者獨舉無力者共舉可行可久  
之法也間有叔姪之情不協无弟之意稍乖每至展墓難于相見必謝以  
他事夫事豈有大于拜掃人豈有重于祖父母者乎傳云无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顧祖宗之墓則知本根同生雖有不平亦盡亡之矣吾少時見父黨  
上墓必早必虔無敢不行者而大伯父二伯父雖七十之外尤為爭先而往  
吾輩不及父風甚矣况可非親以及親輩者乎汝曹念之然  
但知父母而忽之遠祖又非親以及親祖以及祖之誼也  
駱問禮曰古人惟展墓始于秦蓋所藏者魄而魂則返于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  
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于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  
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新定清明展墓園  
先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媒氏禁遷葬者與塚場者曰墓也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

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六人倫者也鄭曰農

史浩曰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皆不經之甚者

王昭禹曰婚姻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于且親也

葬如魏武帝之於倉舒唐中宗之於重潤代宗之於俟是也

是也是皆徇一己之私愛而違先王之屬禁者也周之

流弊而為之禁彼四君者何劬悍然而不之顧也始作俑者其魏武乎

鄭諤曰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也却婁定公所斷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者屋誅也人有罪天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寤欲人知其罪也

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注縣封當為縣寔

引緝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為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

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

方慈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懸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不積

已王而

陳祥道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為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魯葬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訊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為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

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周語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胡銓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前

丘也死則吾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前

注刺其欲害人良田

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亦不欲與聞其事可謂長于風喻者故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從難繼也

媒氏禁遷葬者與塚塋者曰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

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六亂人倫者也鄭曰農

史浩曰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塋者謂以死者求夫皆不經之甚者

王昭禹曰婚姻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于祖親迎則于庭三月而後廟

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還于祖不柩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党以示其未成婦塋

而死者乃妻為嫁豈禮之意乎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窳注屋讀如其刑剗之剗誅謂所殺

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窳則罪人夜葬與○厥屋誅謂向師氏屋舍中

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為明窳者明用刑以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于身窳

堂中也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明火鄭謂曰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也邦婁定公所斷獄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宮者

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窳欲人知其

罪也

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注縣封當為縣定

引紳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為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

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

方越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次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懸棺

而封即掩次之封也若礼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

食言以其美具之不備易以雨止

陳祥道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為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魯葬定公

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訖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

為言以其美具之不備易以雨止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任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

大夫礼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

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礼葬是也

周語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

任者義也死以士礼葬之者恩也

胡銓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前

丘也死則吾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前

注刺其欲害人良田○劉曰伯玉惡其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訖之

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志不欲與聞其事可謂長于風喻者故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未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於難繼也

包  
子  
宗  
中  
學  
禮  
記  
卷  
第  
一  
十  
一  
第  
一  
十  
一  
節  
第  
一  
十  
一  
條

方慙曰恃已之貴而虐民之害非所以為怒于阜昧于此上忘後之害也

春秋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慢薄不能以禮葬也

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隱痛也痛贖君不得以時葬齊桓公是也過時而

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當時而不日

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春秋莊公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此復讐也曷為葬之不兩行注據恩怨滅其可滅葬其

可葬以其為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

為難過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梅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

春秋僖公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注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

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

等於是有以袞斂也注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春秋成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

之外以車一乘注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左傳襄公十九年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

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注十四年晉伐秦子鳩見諸侯師而

勸之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注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則莊

公于北郭注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注死十三日使孫之里注不待五月

翼注喪車之飾不殯下車也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

有甲兵今皆降損

三

襄公二十九年夏四月葬靈王注不書鄭上卿有事子

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注印段年子展曰與其莫往

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注言我國事晉楚王事無

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注言我國事晉楚王事無

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昭公二年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

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

矣哉子之為此來也注卿共姜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

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

人事弔大夫送葬注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年

昭禮命事謀關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

位而數於守適注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惟懼

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總室今茲我又

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申公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

葬且盡卿禮注路王所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注冢卿季孫

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

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

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五年春王

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

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

賈

閱詛諸五父之懼注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注痛叔孫之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注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

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

不敢自也注自既葬而行能善杜洩

春秋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葬陳哀公

左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注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注寘馬玉既又請私

注私盡君臣息私於幄加經於頰而逃注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

春秋昭公十有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注言昭公死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

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

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春秋昭公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

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

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

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注實往敝邑之少鄉也王吏

五

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  
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

為注闕魯魯公墓所在也季孫意昭公欲溝絕其北城不使與先君同。疏闕是先公墓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

也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

之後必或耻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  
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注明臣無貶君之義

孟子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我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

孟子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  
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  
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為也之則以為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妻子  
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  
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  
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  
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賤而不視夫泚也非為  
人泚中心達于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  
也則孝子仁人之終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

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漢書龔勝勅後人勿隨俗動我家種柏作祠堂

師古曰若英多設器臨則恐被掘故云勿動我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從也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  
陰却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  
便于堂北僻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  
東叅軍或以為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  
則不應除服主者今欲明用推甘不過其舉下司徒  
部博士許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  
祖舅為懸恚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  
墳在緱氏而墓數有水規恚遷改常多病疾遂便留  
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於所  
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詵前喪母

得疾不得葬遂於僻後假葬服終為平輿長史論者  
以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  
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為不  
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  
之論兗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却詵至孝中間去郎  
正為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  
葬不能自改故過時不葬後于家堂北假葬堦道通  
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  
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間常為舒口語其事  
灼然無所為疑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  
相貶也

乾寧抄卷書

魏武帝愛子倉舒沒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  
合葬原辭曰合葬此望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邵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于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攄不能克私愛于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口不能捨椽以去其視管寧能無愧

按部說本傳說以封策上第拜議郎

毋憂去職說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歆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

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於夕拜哭養鷄種蒜竭其方術喪三年得馬八

匹與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後徙尚書郎與通典不

低四字大字寫相賤也後另

置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榑周公置壻妻和恩為不才也  
器易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備機衣極穆王  
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種墾含類也明衣面

帛極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  
石人狝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

起于周之中葉  
墓有儀樹始于秦炎穀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  
石麟辟邪咒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

周密癸辛稜志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周錢九萬九  
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

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現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  
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  
則此事由來久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隣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羊虎雜錄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  
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壙如生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

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也長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  
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溫常

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  
異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檟士樹楸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  
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既拱矣

之所以待原者以然守節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邵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于其父嫁殤非禮也曹孫不能克私愛于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不能捨椽以去其視管寧能無乎愧

後漢書建和三年詔曰朕攝政失中灾眚連仍<sup>音</sup>先不明陽錯序<sup>音</sup>雖<sup>音</sup>律<sup>音</sup>得<sup>音</sup>歎

未如者今京師廡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有之甚違周文掩皆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墾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檢及流移者廩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漢書後

葬新制明始置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桮周公置墻嬰桓魋為石椁。夏禹始制明器易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備機衣祿穆王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種罌含類也明衣面

帛襚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狝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墻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起于周中葉

墓有儀衛始于秦秦穀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和咒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周密癸辛禠志令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項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慶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以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隣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羊虎雜錄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墻廡周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長虎與糝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媪常在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檟士樹柏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既拱矣

之所以待原者以然守節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邵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于其父嫁殤非禮也曹孫不能克私

隋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五代史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姥言當李彥威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文也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葬以一品禮云

蜀世家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及建死宗壽上書求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器易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通備機衣祿穆王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種畧含類也明衣面

帛極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狻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墳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起于周公之中葉

墓有儀衛始于秦炙穀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麟辟邪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周密癸辛禠志令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項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以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隣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羊虎雜錄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墳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也長虎與相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溫常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檟士封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既拱矣

之所以待原者以然守節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邵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于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棼不能克私愛于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之不能捨椽以去其視管寧能無乎愧

家七十

制昌傳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聚亡歿將士骸骨吹塵之因感夢  
魏謝之意昌上南德宗下詔深自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康及  
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  
桓衣服葬于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  
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  
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雜志

置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榑周公置牆翼桓魋為石榑○夏禹始制明  
器芻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備機衣祿穆王  
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糧罌含類也明衣面

傳

帛襚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  
石人狝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  
起于周中葉○

墓有儀衛始于秦炎穀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  
石麟辟邪咒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  
周密癸辛禠志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周錢九萬九  
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  
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項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  
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以唐哀宗之時然  
則此事由來久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隣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羊虎雜錄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  
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  
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長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  
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溫常  
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  
異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檟士樹楛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  
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水既拱矣

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節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邵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于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棼不能克私愛于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不能捨椽以去其視管寧能無愧乎

曹操篡漢有天下歿後恐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

二在漳河之上

倭游家誠古者植木冢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冢上松木不多不過數十太尉初葬寶峰北上世差為茂鬱然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寢盛遂至連山瀛谷不辛曾孫遂有剪伐貿易之弊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為門戶之辱其言更甚于厚葬吾死後墓沐毋過數十或可不陷後人于不孝之地戒之戒之○石人石虎之類皆當罷之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可也守墓以僧非舊也太傅嘗為卿邦其力非不可置庵瞻僧然終不為宜險其親哉蓋慮之審耳墳墓無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負則必廢又南方不族墓世各葬若必置庵瞻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未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若云積僧為福尤為不然羅頤物原凡蓬萊評而風化有築始以藥裡掩之極人積薪以葬軒轅始置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榑周公置牆婁桓魁為石榑○夏禹始制明器易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備機衣祿穆王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種器含類也明衣面

帛襚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起于周○之中葉○墓有儀衛始于秦炎轅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和咒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

周密癸辛禠志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現有人起墓得錢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隣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羊虎雜錄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也長虎與柁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温常在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揀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櫟士樹柏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尔墓之木既拱矣

天順七年定國公徐水寧奏欲遷生祖母沈合葬祖  
 塋改嫡祖母張英別所及請誥封生母并妻事下禮  
 部尚書姚夔并給事中袁愷等交劾其狂妄不識大  
 體上曰永寧固狂妄第念其勲戚姑免執問其令自  
 陳狀錦衣衛究為永寧寫本者治之都指揮僉事門  
 達因言永寧恣肆越禮亦宜治罪遂命下刑部鞠罪  
 當贖徒還爵上曰永寧贖罪畢仍停祿半年

（金九學抱甕集秦攻齊齊使章子應之或有毀章子于齊王者王曰章子之母故得罪于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我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英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英母是欺死父也夫為人子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英母是欺死父也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死君哉君父一也雖無君命以君命更英異其宅以自絕殺其禮以示賤其可也章子之不欺死父孝焉而泥者乎齊王以此而信其臣可謂善推其類矣

（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子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集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界處曰券臺地界用碑石為之上書財若干為死者用財葬于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清異錄蔡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

居室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瘞墓前甃石若碑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負無力者過祭祀則以藉尊組謂之土筵席

姚旅露書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今元旦畫形縣門正辟邪也荆楚歲時記謂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辟邪今元旦畫形縣門正辟邪也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用

通論

陳龍正曰栽樹以杉為第一能辟蛀次柏檜石楠冬青之屬松頗引蟻竹尤甚俱不宜用桂非不佳惡惹板折桃柳治嫩勿栽周遠可植椶榆銀杏

墨子節葬論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

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壠必巨金

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

幕鼎鼓几梃壺濫戈劍羽毛蓋單寢而埋之滿意若

送從日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

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素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

低一字大

不秩聲翁衰經垂涕處偃廬寢苦枕函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饑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搯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早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早<sup>出</sup>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脩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故古聖王制為埋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壅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

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而後哭滿塹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塹土地之深下母及泉上母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壅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椽壁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溢文繡素練大鞅萬領鑿馬女樂皆具曰必塹塹差通壑雖凡山陵必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母用亦比矣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而政逆之下稽之辨也。出屨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搯而不釋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楚之南有矣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東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搯而不釋。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于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發洩于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

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于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莊子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哭。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荀子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  
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扣不相者之所言也。凡人之  
盜也。又以為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  
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學。儉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

度故盜不竊賊下刺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斲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寶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之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其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缺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于上庶人則凍餒羸瘠于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相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保而埋之猶且必相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

而斃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相也亂今厚葬故相也是持姦人之誤于亂說以欺愚者而漸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

韓子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以為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為孝而禮之也

呂覽節喪篇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

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于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所慎也流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

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于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在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以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蝼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急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

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來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于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溢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急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毛旌旗如雲倭筭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引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比為死則不可也苟便于死則

雖貧國勞民若慈堯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篇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  
設闢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  
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曠也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  
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于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拍之必  
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  
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  
亡之國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  
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  
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

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  
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馭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  
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  
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朴擊過奪  
又視名立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  
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奸邪  
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喪交友  
之大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  
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  
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  
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  
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  
葬於阪隰則合乎阪隰比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

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若公冢拍國安寧而猶若此  
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  
不可不察於此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  
左從容也主人以璣璫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  
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  
雖然以救過也

後漢書王符浮侈篇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以棺槨桐木為

棺葛采為絨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澤者葬于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

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  
以絨之采猶蔓也絨束也

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

用楸梓槐柏杞檟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  
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  
櫛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士亦競相倣效夫櫛梓豫章

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  
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  
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于  
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  
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  
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  
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  
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葬或至金縷玉匣櫛梓  
椁柩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  
祠堂務崇華侈案鄆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  
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于聚財揚名顯親  
無取于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  
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况于羣司士庶

大邑

乃可僭侈主上過天自尸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死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不畏窮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姚信曰葬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槨大棺人所為用下土寡材木瓦棺薄葬歛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窆庶乎可以不辱耳

鄭所南心史古之葬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于太朴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制棺槨自是之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祥于斯也古人冑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無疑皆內不台未若後世棄本逐末侈為華侈溫公葬論伊川葬說先為正大之端呂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亦正所學則淺陋也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

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之節或書其緩其速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喪期微有異是為古制死有也且地理之說其可攷者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司成

書 總德太子重劉 札 深恩建 建寧郡王侯 諡曰承天皇帝 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 諡 順皇后有司準式擇日冊命改葬於順陵仍祔於奉天皇帝之廟

皇室正焉

封之高四尺因周制也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槨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棺槨六向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公死於椁於椁也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則周末已重下葬之吉古漢與風俗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準卜筮之卦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易也淮陰侯布衣時負無以葬母乃竹管高舉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太史公問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始盛行羊祜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年當致天子等說人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于子孫子青囊書錦囊書孤首經榜里子青烏先生郭璞一行師表李曾楊筆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書已為火取去今所存孤首經為第一書迨後其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晉或以此書為重呂坤曰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先君之墓萬年之骸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也

乃可借侈主上過天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死以

奉遣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

之不恨窮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

乎此俗之愚民也

姚信曰葬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

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為用下土寡材木

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

瓦棺薄葬歛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窆庶乎可以

不辱耳

鄭所南心史古之葬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于太

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制棺槨自是之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

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

祥于斯也古人冑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無疑皆四不

合未若後世棄本逐末修為華謬溫公葬論伊川葬說先為正大之端呂

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亦正所學則淺陋也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

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之節或書其緩其速其禮具非

禮其過則厚葬春秋具嚴乎與禮記喪期微有異是為古制又有以也且

地理之說其可攷者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司成王有命

女為冥婚与之合葬

書懿德太子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為當

也是掩

如奔馬鬣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習禮觀其葬長子于贏博之間孔子曰

其坎深不至于泉謂度深得宜曰深此即孔子之葬法也孔子曰合葬于防

封之高四尺因周制也夫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椁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

寸椁稱之則棺椁六向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公死於椁之吉古墓不吉卜葬

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則周未已重卜葬之吉古漢與風俗

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下筮之卦不如此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易也

准陰侯布衣時負無以葬母乃竹管高數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太史公

術始盛陰人言視其母象良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

天子等說人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子亦松子青囊書錦囊書孤首經

為火取去今所存孤首經為第一書逆後其

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葬' and '禮'.

乃可僭侈主上過天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死以

奉遣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

之不恨窮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

乎此俗之愚民也

姚信曰葬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

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為用下土寡材木

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

瓦棺薄葬歛以時服依于高丘徼于深窞庶乎可以

不辱耳

鄭所南心史古之葬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于太朴  
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制棺槨自是之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  
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  
祥于斯也古人冑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無疑階四不  
合未若後世棄本逐末侈為華諱溫公葬論伊川葬說先為正大之端呂  
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亦正所學則淺陋也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

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之節或書其緩其速其禮其非  
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喪期微有異是為古制死有以也且  
地理之說其可攷者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  
召公先相治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語卜者擇其吉也曲禮  
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暨乎春秋左傳書葬頗多主乎  
大義不及葬法檀弓子孫曰夫喪不可不深長也至于葬獨不深長思  
之何與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  
親之道也孔子曰葬于北方此首三代之道也連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  
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為葬也是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  
之葬法也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有母過制苟七矣還葬懸棺而  
封謂元則便為窆束棺直下而葬也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  
如奔馬鬣封也孔子曰延陵季子習禮觀其葬長子于贏博之間孔子曰  
其坎深不至于泉謂度深得宜曰深此即孔子之葬法也孔子曰合葬于防  
封之高四尺因周制也亦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椁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  
寸椁稱之則棺椁六寸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椁也曰不可  
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則周未已重卜葬之吉也漢興風俗  
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車下莖之斷不如左傳載卜筮之吉也漢興風俗  
淮陰侯布衣時負無以葬母乃竹管高舉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太史公  
聞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  
術始盛行羊祜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年當致  
天子等說人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于郭璞青囊書孤首終  
樛里子青鳥先生郭璞一行師表李曾楊華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書已  
為火取去今所存孤首終為第一書迨後其  
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或以此事為重  
呂坤曰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今者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作  
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也

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四十五  
檀弓第十  
葬

神依怙之如生如不之我多也  
者薪冢木鬻墓石封上皆牛羊之  
宜之身或瘞父母于兩地夫妻永世  
者于心安乎甚矣葬師之誤人也  
又曰生而言濼沒而暴之中野吾忍乎哉  
猶然室家也生死安之堪與家言墓不宜木  
因之未見有不宜者○封內有舊墓雖負  
無乎擁徒環繞胡為乎不可無子孫者節  
序有惠及焉無使餘而

讀禮通考卷八十八

葬考六

山陵一

三秦記秦謂天子墳曰山漢云陵亦通言山陵言高大如山如陵  
太昊伏羲氏

帝王世紀葬南郡

九域志單州有伏羲冢

路史葬山陽註帝冢在山陽高平襄陽之境

文獻通考葬宛丘註在陳州

女媧氏

戴延之西征記潼關直北隔河望層阜歸然獨秀

謂之風陵此是女媧墓

柳芳唐曆風陵天寶十三載五月失之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復出

太平寰宇記閩鄉津去閩鄉縣三十里即舊風陵關有女媧墓自秦漢以來皆繫祀典唐乾元二年虢州刺史王竒光奏所部閩鄉界女媧墓天寶末失其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側近忽聞風雷聲曉見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元和郡縣志女媧陵在任城縣東南三十九里城家記女媧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五里羅羊路史註女媧墓一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二丈皇朝列祀於此隆平集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祀少牢

炎帝神農氏

帝王世紀葬長沙

郡國志神農氏葬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羨今郡有萬里沙祠

路史炎帝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所謂天子墓者有唐嘗奉祠焉

路史註炎陵今在麻陂林密不可入石麟石上兩杉蒼然逾四十圍其上陵也前正對紫金嶺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今衡州茶陵縣是也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原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時給近陵七戶守規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戶禮官

請如故事命守臣行之

名勝志史記炎帝葬于茶山之野茶山即景陽山也。以陵谷間多生茶茗故名。在茶陵州治東高一千五百丈。周迴百四十里。茶水發源山北流瀧下十里。合白鹿泉水以入于洙水。經洙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地理志謂之泥水也。白鹿原去州南一百里。炎帝墓在焉。

炎帝陵在酃縣常樂鄉。舊傳宋太祖嘗夢一大人執火頂笠。既覺問之羣臣曰：此炎帝也。遣使往南問之。至橋梁嶺。遇一老人指示陵所。遂勅有司立廟祀焉。額曰福濟陵。前有古杉一株。今只存半長一丈餘。尚作凌空之勢。又有樟木橫亘水中。枯空若洞。所謂空樟洞也。有河澗源自珠山。分流遶陵。

廟而過。中有游魚人莫能取。岬側多生白楊。每遇花時。紛開如雪然。

黃帝軒轅氏

皇覽黃帝家在上郡橋山

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元和郡縣志子午山六曰橋山。在真寧縣東八十里。黃帝陵在山上。

九域志橋山。漢地理志云在上郡陽周縣南。風土記云陽周縣南有黃帝陵。陵在子午山上。

路史註按混天記黃帝葬南陵山。神鑑黃帝葬南甲山。思元賦註黃帝葬西海橋山。

朱彛尊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覽謂在上郡。地理志謂是上郡同陽縣。括地志謂在寧州羅川縣。今平谷有黃帝陵。多疑流傳之誤。然帝既都涿鹿。則葬于此。理亦有之。抑衣冠之葬。或者非一處也。

錢金甫曰軒轅山載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七郡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家橋山此上郡之橋山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亭上谷壬申幸承慶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寧泰常七年九月幸灑南遂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因東幸幽州太武帝神麤元年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帝此媽州之橋山也郭景純注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其處而山經往往復見蓋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曰四海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為冢是以所必有焉景純之論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者偏執成見以史記為是必以魏書為非然黃帝既都涿鹿安在媽州之不可營葬也乎

### 少昊陵

遁甲開山圖葬雲陽

路史註在今茶陵之露水鄉攸縣界

明一統志少昊陵在曲阜縣

名勝志曲阜縣東北二里有壽丘金改壽陵少昊

陵在壽陵東前有石壇石像極其工巧又有八卦

石

乾學按宗乾德中下詔申先代帝王陵寢

樵采之禁分設守陵戶或春秋祠或歲一饗或三年一祭著于甲令獨不及少昊陵其祭于兗州蓋自金始若諸家地志則自元以前均莫之載也

### 顓頊陵

山海經務隅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

今在濮陽故帝丘也一曰顓丘縣城門外廣陽里

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丘方圓三百里丘

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水經註淇水北迳白祠山東歷廣陽里迳顓頊冢

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

頓丘城南廣陽里冢冢者是也

元和郡縣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

輿地廣記滎陽縣鮒鰮山帝顓頊所葬

十道志鮒鰮即廣陽山之別名

郡國志顓頊葬處俗名青冢山

崔鴻前趙錄光初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等伏聞勅旨營建壽陵周圍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

路史註帝陵在相州臨河乾德四年置守陵戶高陽在臨河九域志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臨河滎陽與相出入也至顓真卿吳地記烏程有顓頊陵則非矣

帝嚳陵

山海經秋山

一作

帝嚳葬於陰

註今冢在頓丘縣城南臺陰野中也

皇覽帝嚳冢在東郡滎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帝王世紀帝嚳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水經註淇水逕雍榆城東北帝嚳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滎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

元和郡縣志頓丘西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三十里有帝嚳墓

太平寰宇記秋山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帝嚳葬於山陰今陵見存

路史帝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路史註唐以仲春祀帝嚳於頓丘三年一享

帝堯陵

山海經狄山帝堯葬於陽

註今陽城縣西里阿縣城次鄉中緒陽縣相亭南皆有堯冢

墨子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

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而後哭滿罔無封已葬

而牛馬乘之

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

高誘註通林以為樹也

帝王世紀堯崩葬於濟陽之成陽西北是為穀林

元和郡縣志堯陵在雷澤縣西三里貞觀十一年

詔禁人芻牧春秋奠酌

漢成陽靈臺碑畧惟帝堯母慶都氏姓曰伊歿葬

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

水經註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

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

南稱曰靈都鄉號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

水潭而不流水潭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笋不敢

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栢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

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

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堦墀仍舊南西

北三面長櫟連蔭扶踈里餘漢建寧四年五月成

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

人初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考地驗

狀咸為踈僻蓋聞疑書疑耳

歐陽脩集古錄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

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

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

蓋亦葬成陽也

趙明誠金石錄成陽屬今雷澤政陽集古錄謂史

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堯母墓處按班固西漢  
劉昭東漢書地理志皆曰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東  
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太山道使使者  
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與章帝紀所  
載正同帝紀章懷太子註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成  
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俗亦名靈臺  
文母水經註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  
有堯母陵於城為西南稱為靈臺蓋兩漢所載似  
以靈臺為堯冢惟此碑與述征記水經迺直指為  
堯母冢爾然水經云在成陽西南而述征云在東  
南未知孰是

洪适隸釋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  
言靈臺為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

唐堯於成陽靈臺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  
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據此與碑  
合靈臺非堯冢明矣

路史堯之冢在今濮洲之雷澤東南而王克乃云  
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  
華山之陰蓋儀墓爾郭緣生述征記成陽城東南  
九里有堯陵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  
十里隸於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小成陽  
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

帝舜陵

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註舜征有苗  
而死因留葬

焉。此論古不合葬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  
死蒼梧從猶就也二妃不就蒼梧與帝合葬也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即

九疑山也

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桀均之所葬也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

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注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疑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衣衾三領

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而市人乘之

呂氏春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註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元和郡縣志九疑山在永明縣東南一百里舜所

葬也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為名二妃冢在華容

縣北一百六十三里青草湖上

拾遺記舜葬於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

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

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木之上在木則為

禽行地則為獸變化無常游丹海之際時來蒼梧

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

吹如塵名曰珠塵

方輿勝覽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習鑿齒云虞

舜葬零陵元和郡縣志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按太

史公曰舜南狩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

九疑山海經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

梧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之地以為舜葬

之所耳

元混一方輿勝覽舜陵在女英峰下

羅泌曰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

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絕元兩舍  
帝紀言河中有舜冢信矣其言舜葬蒼梧則自漢  
失之李白詩云重瞳孤墳竟何似則虞帝之冢不  
明自昔以為憾也

### 大禹陵

墨子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  
之不合道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  
既葬收餘壤其上壅若參耕之畝

呂氏春秋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姓

註言無所興  
造不擾民也

淮南子

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越絕書禹葬會稽葦榔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  
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  
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

一稟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  
亦有因矣

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大越登茅山更名曰會  
稽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  
于澤將老命群臣曰我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  
葬之後無改畝禹崩象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  
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  
衷往來有常

皇覽禹冢在會稽山上

水經註會稽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  
狩崩於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  
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  
無赦

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二十里廟在縣東十一里

九域志禹陵在會稽山上有禹井

金石錄漢窆石銘永建元年五月唐禹穴碑鄭觴序元稹銘韓籽村書寶曆二年九月立

會稽志禹陵窆石遺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碑錄定為漢刻舊經云禹葬於會稽取此石為窆演繁露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註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葬所用然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正南大山即秦

望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矣南史紀秦碑至是尚在讀二世碑是也然則禹墓在秦望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觀甚明

元混一方輿勝覽禹穴在龍瑞宮之側

孔甲墓

明一統志在永寧縣東北三嶠山

夏后皋墓

左傳蹇叔曰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註皋梁之祖父

水經註石嶠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

元和郡縣志二嶠山又名嶺峯山在永寧縣北二十八里

輿地廣紀永寧縣西北有二嶠山連入硤石界其南夏后臯之墓也

### 成湯陵

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御案行水災因行湯冢

水經註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御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地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豈湯為秦所滅非殷湯矣

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寶鼎縣北四十三里

太平寰宇記殷湯陵在蒲州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其陵下先有石弩以銅為鏃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為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為主司所理乃于水次取得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於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練其處也

隆平集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五戶蠲其役仍令長

吏春秋奉祀

明一統志在滎縣北四十里元癸未歲淪於河

太戊陵

文獻通考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隆平集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明一統志在內黃縣南三十里

高宗陵

白泉魯國地記吳阪之下便得隱穴旁入三里穹

窿蒙密傳說之所讚武丁之所墓

九域志商高宗陵在淮寧府西華縣北

隆平集乾德四年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王季墓

論衡王季葬于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

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周文王墓

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雍錄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郟畢之為地

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

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

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

原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

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京兆長安鎬聚東柱中又

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

以為周文王家者非也。用文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為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記于畢，皆著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劉向傳臣瓚引汲冢古文為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為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家皇覽，明指其為秦文王墓，則渭北之文冢，其不為周文而為秦文，亦可據矣。陽在咸陵

### 武王陵

汲冢周書武王崩鎬，肆於岐，周葬於畢。

皇覽文王武王家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隆平集文武二冢，乾德四年給陵戶祠祭，如太昊。

### 成王陵

文獻通考葬京兆咸陽縣。

### 康王陵

文獻通考葬京兆咸陽縣。

隆平集成康二冢，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

享。

### 穆王陵

明一統志在西安府西南二十五里張恭村。

### 昭王陵

明一統志在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谷  
屬王陵

幽王陵  
明一統志在霍州東北王出奔羸而崩因葬焉

元和郡縣志周幽王陵在長安縣東北二十五里  
明一統志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

桓王陵

太平寰宇記葬河南澠池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靈王陵

皇覽靈王家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  
王生而有髻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水經注洛水故瀆東逕周山上有周靈王家

景王  
悼王  
定王陵

皇覽景王家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  
萬戶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家也

寰宇記帝王紀云景王葬于翟泉今東陽門內有  
大街北有太倉中是景王陵西南望步廣里北眺  
翟泉二處相距遠近畧均之也

水經註洛水東北迳柏亭南又東北逕三王陵三  
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子朝作難悼敬二王  
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  
景王葬于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冢是也而後傳  
言在此所未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  
處今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  
記周墓明矣

文獻通考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陵

文獻通考葬河南洛陽城中東北隅

隆平集桓靈景威烈四王墓乾德四年詔州縣常

禁樵採

赧王家

明一統志在隴州西北三十里

秦始皇陵

史記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  
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  
器珍恠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  
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  
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  
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室皆令徙死死

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  
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  
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賈山至言秦皇帝死於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  
十年下轍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陵為葬葬  
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救冢而託葬  
焉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

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

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

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錮水泉絕之塞以

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丞相臣斯昧死

言臣所將徒隸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  
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十丈乃止

皇覽墳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

**博物志**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  
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冰  
背陵障使東西流又此山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故  
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鈞金  
陵餘石大如彊

**水經註**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  
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  
而葬焉鑿石斬山下錮三泉以銅為椁旁行周迴  
三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

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  
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  
為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  
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  
成

**元和郡縣志**秦始皇陵在長縣東八里始皇即位  
治驪山陵役徒七十萬人今按其陵高大亦不足  
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蓋以驪山水泉本北流者  
陂障使東西流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  
皆費功力由此也

**雍錄**關中記曰麗山之陵雖高大亦不足役七十  
萬人積年之功為其徙移水勢本北流者皆西北  
之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其費功由此

甚也此說是矣而不究其實也驪山阿房兩役並興未論他事且計八十里閣道其土木之費工力之大自應廣調而久役矣史記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獨黃圖言阿房一名阿城惠文已造而始皇廣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小不足容衆故渡渭而南以營朝宮則其創意營造出於始皇不出前人也

魏了翁古今考高祖為亭長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劉向曰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丘壠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考之儀禮自始死小斂大斂殯奠

後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辨于倉卒可乎曰古之葬與今異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地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若文王葬於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則北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為丘封之地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故北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辨于殯斂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闔閭秦惠文等五王始大作丘隴多其瘞藏至秦政自為驪山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上崇山墳下鑿三泉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石槨為游觀人

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陵慮人之窺伺也則為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為機者之泄也則生墮工匠慮無與共其樂也則多殺宮人實之曾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灾內羅牧豎之禍然則徒役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由是而後齧為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人主自為之

### 漢太上皇陵

漢書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菽

櫟陽囚死罪以下

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貲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陵

三輔黃圖高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因置萬年

縣於櫟陽大城內以為奉陵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昭靈后也

元和郡縣志漢太上皇陵在櫟陽縣東北二十五

里

雍錄同

### 高祖長陵

漢書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丁未葬

喪五月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漢舊儀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近令丞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即寢即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即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于便殿寢日四上

食丞相以四時行園

三輔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按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長陵山東西各一百二十步高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亭諸官寺皆在中

呂后陵在高祖陵東按史記外戚世家高后合葬長陵註云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

水經註故渠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

元和郡縣志漢長陵在咸陽縣東三十里高帝陵也

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

即今所謂薄陵也

雍錄薄后不祔高帝陵而葬于文帝陵東南二十里亦仍霸陵之名故加南以別之是為南霸陵也

惠帝安陵

漢書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於未央宮九月辛丑

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有四日

三輔黃圖安陵去長陵十里在長安城北三十五里有果園鹿苑

水經註故渠又逕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

元和郡縣志安陵漢惠帝陵也在咸陽東北二十里

漢外戚傳孝惠張皇后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文帝霸陵

漢書本紀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

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其

水名以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

軍即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師古曰穿擴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

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

張釋之傳釋之為中即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

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

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紆絮斲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已可欲雖無石

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三輔黃圖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

水經註霸水左合漣水歷白鹿原東是謂之霸上

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

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岍陵

回首望長安是也

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

霸上漢文帝葬焉

雍錄文帝嘗欲馳車下霸西峻坂因袁盎諫而止

即白鹿原之西坡也帝樂其地遂即霸上立陵以

為霸陵後又置縣是為霸陵縣也

野客叢談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

改示從儉也班固贊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  
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杜陵後不  
能無疑武帝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宣  
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  
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  
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於史冊以薄  
送終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  
后陵金玉綵帛可勝計較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  
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  
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  
羸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  
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  
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

身褻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  
首向南望漢文高葬霸陵原如烟白芩所言則霸  
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紛紛如此

乾學按沈鮑諸詠謂霸陵初未嘗發不過  
以魏文帝終制有霸陵之完功在釋之一  
語耳其實至晉始發詞人不核實如此

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  
景帝陽陵

漢書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帝作  
壽陵起邑夏募民徙

陽陵後三年春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宮二月癸

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  
及葬凡十日

三輔黃圖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五里山方百  
二十步高十丈

元和郡縣志陽陵景陵也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漢舊儀安陵霸陵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陵等  
漢外戚傳孝景薄皇后立六年廢廢後四年薨葬  
長安城東平望亭南。王皇后元朔元年崩合葬  
陽陵

### 武帝茂陵

漢書建元二年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師古曰本槐里之縣茂鄉故曰茂陵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殯于未央  
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

漢舊儀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  
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  
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  
二丈內梓棺栢黃腸題奏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

通義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右外方  
立先閤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  
陵餘地為四園后陵餘地為健仔以下次賜親屬  
功臣

三輔黃圖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周圍三里  
三輔舊事云武帝于槐里茂鄉徙戶一萬六千作  
六萬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園有鶴觀  
乾學按崔觀孝元紀作白鶴觀

水經註茂陵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武帝自為  
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

元和郡縣志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武帝陵  
也守陵溉樹掃除凡五千人

文獻通考漢法天子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供宗廟一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闔于大體奢侈過度也

漢書衛皇后遭巫蠱事起收璽綬自殺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宣帝立乃改葬追謚曰思后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

人聚其地在吟長城內金城方西北李夫人早卒上憐閔焉畫圖其形于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三輔黃圖李夫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云集仙臺高三十丈周四六百六十步

漢書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昭帝即位追尊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

雲陵在雲陽甘泉宮南土人呼為女陵昭帝平陵

漢書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六月壬申葬於平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

三輔黃圖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石槨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厨裁足祠祝萬年之後掃地而祭

雍錄昭帝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漢書上官皇后建昭年崩合葬平陵

宣帝杜陵

漢書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元帝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杜陵

臣瓚曰首崩至葬凡一十八日

漢舊儀茂陵平陵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貢禹傳元年初貢禹奏言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羣臣亦隨故事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故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

者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天子納善其忠

三輔黃圖杜陵在長城南帝在民間時好游鄠杜間故葬此

水經注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十里

元和郡縣志杜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漢宣帝陵也

雍錄宣帝杜陵在長安東南二十里

晉書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

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驃騎大將軍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

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

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

漢書許皇后元帝母也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謂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

東師古曰在藍田

霍皇后廢立王婕妤為皇后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此而別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

元帝渭陵

漢書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諸陵分屬三輔以渭

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曰安

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

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

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患關中有無

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謂初陵者勿置縣

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布告天下

令明知之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秋

七月丙戌葬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

皇覽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

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運雜物扞漆繒綺金

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乾學按漢之諸陵皆徙民置邑勞苦萬姓至元帝始惻然罷之後遂以為永制亦可謂仁人之用心矣

**三輔黃圖**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水經註**故渠又東迤渭陵元帝永元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元壽元年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共陵也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

**元和郡縣志**渭陵元帝陵也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漢書**孝元王后王莽之姑也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

**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成帝延陵**

**漢書本紀**永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動搖之心

**陳湯傳**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

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  
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  
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  
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  
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  
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  
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哀弱諸侯  
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  
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  
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  
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

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殺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  
天性據真土處勢之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  
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漢書本紀**

二年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

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郭邑妄為  
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  
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閔前為大  
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  
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閔章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閱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閔前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徒萬年敦煌郡

劉向傳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曰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也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虜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秦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之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觀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觀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

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椽自古至今葬  
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灾內  
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  
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  
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  
昭然可見矣周德既哀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  
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  
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  
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侈之得失也陛下  
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  
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  
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

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回之以饑饉  
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甚憐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  
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  
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  
又何為哉陛下慈仁萬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  
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願與  
暴秦乳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  
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  
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  
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  
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  
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

從其計

漢書本紀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

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

三輔黃圖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一曰武帝于霸陵北

步昌亭在壽陵即武帝之廢陵也

水經注故渠東逕成帝延陵南

元和郡縣志延陵成帝陵也在咸陽縣西北十三

里

漢書孝成許皇后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

徙長安定宮賜藥自殺葬延陵交道殿西○

班婕妤成帝崩充奉園陵葬因葬園中

哀帝義陵

漢書建平二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

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自安元壽二年六月戊

午帝崩于未央宮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師古

殿中謂墻中象正殿也處

三輔黃圖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

安四十六里

水經注故渠又東逕哀帝義陵南

元和郡縣志義陵哀帝陵也在咸陽縣西北八里

平帝康陵

漢書元始五年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葬

康陵

三輔黃圖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興平原口

水經注延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之康陵阪也

元和郡縣志康陵平帝陵也在咸陽縣西北九里  
西京雜記漢諸陵寢殿皆以竹為簾皆為水紋及  
龍鳳之像

西京雜記

